



左氏
五十三

昭

服部文庫
117
207
32



117
207
32

致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三

昭二十九年
盡三十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

得見晉侯故以乾至晉侯故正義曰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

六年經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

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以乾侯致告於廟者為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音彥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音彥

唁公至晉不見受正義曰詩毛傳曰弔失國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可矣於此復唁公

者公以齊不憂已棄而適晉望得晉人矜之晉侯不肯見公齊侯心復恨公嫌公此舉故遣唁公所以嗤笑公也故云唁公至晉不見受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復不見受往乾侯
○復扶又反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無傳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潰戶對反

民逃至叛公○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文三年傳例也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時季氏道之使然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稱主君

比公於大夫

○義曰比公於大夫○正

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武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大夫稱主傳文多矣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為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

祇辱焉

言往事齊適取辱

○祇音支公如乾侯
為齊

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

○復扶又反

○三月己卯京師殺

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

魯子終不說學

○召上照反說音悅

尹固之復也

二十八年

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義曰二十至道還○正

傳雖不載以婦人尤之云其過三歲乎
有婦人遇

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

叛鄆周邑數所主反 ○平子每歲賈馬

賈買也 買反 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

賣之 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啓服馬名如字 啓服馬名 ○正義曰釋畜云啓服詩云兩服上襄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

死 此馬毛色各啓公用以夾轅故以啓服為名也 塹而

從才用反履九具反

又繩證反

階徒火反

幃一作帷

為如字一音于偽反橫徒木反為作干偽及下同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

食之乃以幃裹之 禮曰敝幃不棄為埋馬也

裏古火反 禮曰敝至馬也 ○正義曰檀弓文也禮有

為之積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子之言方始依禮以

帷裹之史記滑稽傳云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

置之華屋之下席之以路牀暗之以棗脯馬病肥死

常以談笑風諫於是入門大笑王驚而問其故優孟

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

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

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梓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廟

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

貴馬也王曰寡人過一至於此為之奈何優孟曰請

大正以六畜葬之以隴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桂

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人腸於是王乃

火光

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

齊侯 龍輔玉名 **龍輔** 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

之杜子春云蕩謂以函器盛此節謂鑄金為龍以玉

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此獻函不獻節故直云獻

龍輔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按說文云龍禱早玉

也為龍文又玉人云上公用龍今輔與龍連文故云

蓋用此意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陽穀齊邑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 出之產舍 **出之**

正義曰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

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

生子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

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

男射女否然則 **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產舍是側室也

一作偕告

相與皆告 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

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

務人為此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

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

子 秋龍見于絳郊 絳晉國都 見賢通反下見

龍朝夕見皆同 **魏獻子問於蔡墨** 蔡墨晉太史曰吾聞之蟲莫知

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

龍實知 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莫知音智下

無知 實至實知 正義曰人以龍不生得而謂

同 之為知者此是人實不知非是龍實能知言

龍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古者以證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

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音患

豢御養也○正義曰服虔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豢知其以穀養蓋龍亦食穀也御與圉同言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

○颺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

孫之後為裔○裔以制反**實甚好龍能求其膏欲以飲食**

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

擾順也○好呼報反者時志反飲於鴉反下同食之音嗣下不能食飲食之食同擾而小反

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醜川醜夷氏其後也醜乃擾畜龍○正義曰擾順也順龍之所欲而畜養之

水上夷皆董姓○醜子工反

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姓醜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醜夷豢龍則夏滅之矣是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

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

德能順於天○夏戶雅反下皆同

少詩照反下少皞同

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世

世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

甲不降**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四○乘繩證反

云河漢各二乘**乘**合為四○正義曰服虔云四頭為乘四

龍也。即云河漢各二。是河漢共一乘也。又云各有雌雄。是河漢之二。皆一雌一雄也。故杜以為合為四。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也。○治直使反。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夏后孔甲以夏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

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

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更音庚。註

豕韋是舊國。廢其君。以劉累代之。鄭語云。祝融之

後入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則

商滅之矣。如彼文。豕韋之國。至商乃滅。於夏王孔甲

之時。彭姓豕韋未全滅也。又下云。劉累懼而遷于魯

縣。明是累遷之後。豕韋復國。至商乃滅耳。襄二十四

年傳。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

氏。則劉累子孫復封豕韋。杜跡其事。知累之後世更

復其國為豕韋氏也。舊無此解。龍一雌死。潛醢以食

杜自為證。故云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

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醢音海。夏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

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

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失職有罪。朝夕見同。失官不食。不

失職有罪。朝夕見同。失官不食。不

失職有罪。朝夕見同。失官不食。不

失職有罪。朝夕見同。失官不食。不

失職有罪。朝夕見同。失官不食。不

失職有罪。朝夕見同。失官不食。不

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修

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服。泯滅也。坻止也。○泯

反坻音旨。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湮

又丁禮反。夫物至不育。正義曰。此論致龍之事。物謂龍也。

夫物物各有其官。當謂如龍之輩。蓋言鳳凰麒麟

白虎玄龜之屬。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此

官者。修其為官方術。從朝至夕。終日修之。若一日失

其所掌之職。令其官方不理。則有死罪及之。居官者

當死矣。失其官方。則不得食祿。得死罪。是不食祿也。

居官者安其為官之業。使職事修理。則其所掌之物

乃自生至。水官修則龍至。其餘亦當然也。若滅棄所

掌之事。令職事不修。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沉滯。壅

塞不復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

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

人宿火矣。玄卿以服義大迂曲。○泯滅也。坻止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上言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職業

不修。則物不至。物雖不至。尚有物在。若滅棄所掌職

事不理。則其物止。而潛伏不復生育。乃令無有此物。

非徒不至而已。○鬱滯也。湮塞也。○正義曰。賈逵

云。然杜用之也。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為滯也。傳謂塞

井為壅。井是壅為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爵上公。實列受氏姓。○

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為國君。又

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為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

也。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

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長

水火危

卷之三

文古月

神形

春秋疏

卷之五十三

洪世閣

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修熙犁是也王者祭
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食非專祭此
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
皆以時物之狀而為之名此五行者本為五行之神作
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為名也晉語云號公夢在廟有
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
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器占之對
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號公所
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刑之神耳由此言之知
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
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
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為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官配
稷本穀神之官配者亦得稱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
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是為王者所尊奉也

木正曰句芒 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
其祀重焉 同重直龍反下文同 正官至重焉

為長故為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
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
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為其
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為甚故舉木而言
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
獨舉於木而規杜非也

祀犁焉 犁力也 祝融至犁焉 正義曰杜不解
今反 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為明貌也賈
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為之名
耳鄭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以焯耀致大光明四海
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金正**
其官掌夏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

曰蓐收 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 蓐幸辱
摧徂 水正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焉 冥
回反 土正曰后土 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
亡丁 反 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
春秋疏

龍焉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雷力救反。○至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為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寵，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雷。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雷，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為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為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謂若松柏栗也。是在野則祭為社也。此野田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是在野則祭為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之祭中雷也。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月云云。

戶

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社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雷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言彼與中雷亦地也。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龍水物也。水官棄祀中雷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棄廢也。○龍水至生得。○正義曰：以為五靈配五行，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故為其說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共體仁，則鳳凰來儀，皆修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龍水物者，言龍為東方之獸，是此方水官之

春和疏

卷之五十三

洪世隆

乾

巽音孫

補

春利

卷之三

鴻世

物也。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母不修。故子不至也。杜氏既無其說。未知與舊同否。此下不註。似與舊說異。或當以為龍是水內生長。故為水官之物。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水官不修。故無水內之靈獸也。若如此解。則上文物有其官。當謂五靈之物。各自有其官。官能修理。各自致物。龍是水內之物。可令水官致龍。其鳳凰麟虎之輩。共在天地之間。不是寢食火木生土出。未知何官致鳳。何官致虎。未測杜旨。不可強言。是用闕。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疑。以俟來哲。

有龍在乾。三三三。乾下乾上。乾。木亦作乾。之姤。三

三三三。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豆反。姤古。曰潛龍勿用。三

乾初九爻辭。交反。其同人。三三三。離下乾上。同人

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三三三。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三三三

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三三三。乾九五

爻辭。其夬。三三三。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反。夬古。快

反。曰亢龍有悔。三三三。乾上九爻辭。浪反。其坤。三三三。三

坤上坤下。坤乾六爻皆變。空門反。曰見羣龍無

首吉。三三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三三三。坤下艮上。剝。坤

上六變。剝。邦角反。曰龍戰于野。三三三。坤上六爻辭。三

在乾至于野。正義曰。傳例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某爻之義者。即以某爻之變。更別為卦。即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為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為坤。蔡墨此

春火

卷之三

鴻世

意取易文耳非據書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為
 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
 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
 不取於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
 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
 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
 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之
 姤○正義曰異下乾上姤乾之初九爻變而成姤卦
 也其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乾為天為剛異為風為
 柔風行必有所遇猶女行而遇男故名此卦為姤也
 ○乾初九爻辭○正義曰蔡墨此言取易有龍字
 而已無取於易之義埋故杜註唯指其辭之所在不
 解其辭之意其說易者自具於此不復煩言也○同
 人之卦也其象曰天與火同人乾之九二爻變而成同
 同于天也猶君設政教而臣民從之和同之義故名
 此卦為同人也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不
 可同故曰同人也大有○正義曰乾下離上大有乾

別

之九五爻變而成大有之卦也其象曰大有柔得尊
 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得尊位謂六五也五
 位尊而柔居之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
 其應上下應之無所不納大有之義故名此卦為大
 有○夬○正義曰乾下兌上夬乾之上九爻變而成
 夬卦也其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卦五陽而決一
 陰乾為天為剛為健兌為澤為柔為說以剛正決柔
 邪故名此卦為夬○乾○用九爻辭○正義曰乾之
 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陰以二卦其爻既純故名總
 其用而為之辭故乾有用九坤有用六餘卦其爻不
 純無總用也六爻皆變乃得總用乾之六爻皆變則
 成坤卦故謂用九之辭為其坤也六爻既變而不用
 卦下之辭者周易用變卦下之辭非變又無龍文史
 墨指說於龍故以用為語○坤之辭○正義曰坤下
 艮上剝坤之上六爻變而成剝卦也其象曰剝剝也
 乘變剛也剝卦五陰而一陽陰漸長而滅陽猶邪長
 而剝損正道故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剝○物謂上六
 名此卦為剝也

卦之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

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若不至物之正義曰

人皆見之故周易之辭以龍為喻若使龍不朝夕出

見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易言潛龍飛龍及

龍戰之等明是見其飛潛見其戰鬪而得獻子曰社

以物名之是知龍可生得古人見龍形也

穆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

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老反皞戶少皞氏有

義曰少皞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

未知於少皞遠近也四叔出於少皞耳其使重為句

若非少皞使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為名然

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則命木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

重

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

曰祝融則黎為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按世本及楚

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章生黎如彼文黎是

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即命是

黎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為火正也少皞

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

一人之身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

難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

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黎復居火正為祝融即如

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

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

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

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

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為水正即非一時也且

春秋

卷之三十二

及古閣

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重直龍反該古咳反使

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

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

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

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窮

魯北○正義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

云處窮桑以登為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

為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杜以

少皞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濟為成

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言少皞有

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為民所祀也少皞居窮桑

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故云窮桑地

在魯北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

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火正○顓音專其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

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其音

工至見祀○正義曰十七年傳郊子言前世各官從

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

皞以龍名是其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

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為社能平九州是龍之為后土也言共工有子

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為后土在於何代少皞

氏既以鳥名官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方答社

稷故明言為社方答至為社○正義曰獻子問

但句龍既為后土又亦配社蔡墨既答稷田正也

五祀方答社稷故明言后土為社也

穀

是

時

春和

卷之三

漢古

掌播殖也

禮

稷田正也。正義曰：月令云：孟春行冬

語云：官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

故稷為大官，然則百官稷為其長，遂以稷名為農官

之長，正長也。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

是田官之長也。神農世諸侯。烈山至諸侯。正義曰：

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

下，則是天子矣。杜註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

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按帝王世紀，神

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為諸侯，後為天子，猶帝

堯初為唐侯，然也。若然，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為

諸侯者，按世紀，神農為君，總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

稱神農氏，是總號神農也。故烈山氏得於神農之世

為諸侯，後為神農也。劉炫以為烈山氏即神農，非諸

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自

農者，劉炫云：蓋柱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

農者，劉炫云：蓋柱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

農者，劉炫云：蓋柱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

農者，劉炫云：蓋柱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

農者，劉炫云：蓋柱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

農者，劉炫云：蓋柱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

夏以上祀之

禮

祀柱

○上總

周棄亦為稷

禮

棄周之

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周棄

代之。○正義曰：棄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傳備

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

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

社，孔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

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

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而後

由也。湯於帝世，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

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

過於柱，廢柱以棄為稷也。其五祀之神，重禪之輩，若

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先，帝王不敢改

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自商以來祀之。註

後世之臣，弱後王之意，謙故也。良由自商以來祀之。註

春秋

卷之三十四

及古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

渾地○濱音賓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

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

為之故言遂○鑄之樹反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

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

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

大器也唯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

大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

力均賦取其功也石為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

今時俗語猶然令眾人鼓石為鐵計令一鼓使足故

遂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

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正義曰范宣子

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

今荀寅謂此等宣子之書可以長為國法故鑄鼎而

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亦與叔向譏子產同

民是以能尊其貴○民是至度

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正義

曰守其舊法民不預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

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

能守其業保祿位也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嚴

貴賤尊卑不愆此乃所謂度也言所謂法度正如此

是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倍二十七

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蒐本又作搜所求反

春大流○及古用

十五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

貴。國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國民不奉上

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義曰。今棄至為國。正

常度。而為刑書之鼎。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

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

權在鼎。民不忌上。貴復何業之守。貴之所以為貴。只

為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貴無可守。則賤

序。何以得成。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

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

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

故曰亂制。帥所。范宣子亂制。正義曰。於時

類反。晉侯將以士穀梁益耳。將中軍。

先克曰。狐趙之動。不可廢也。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

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帥。三易者。士穀梁益耳。將中

軍。是易代前人。是一易也。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也。

又趙盾將中軍。是三易也。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恨

而作亂。其事。文公傳具矣。因此蒐而有此亂。故曰晉

國之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

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反復扶又

反咎其。又加至下也。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

九反。矣。今復興變易典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

范氏取蒐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總應

有禍亡。農已歇。今苟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

水火。卷之三十六。又古月。

干

縱

免

春秋左傳

卷之三

齊晉

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

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

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苟寅士吉射入朝

歌以叛與音預朝如字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呂反

秋八月葬晉頃公頃公正義音頃頃公諡法慈仁

和民曰頃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稱名以名

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

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

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

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

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

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徵直升反或本春王至過也正義曰經書公

作徵復扶又反在乾侯者季氏以此告廟釋公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七

齊晉

乾侯累歲居外而仲尼不書于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懲過也既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沒則皆顯書其所在之地傳皆隨年而互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謬也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卑疆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廁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與天下雖丸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益溢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隸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強又書公在之意也杜言見貶於春秋者是言罪在公每歲書公在外是其貶責公也劉炫云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妄伐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非鄆人潰叛云云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二十一年云言

不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田**徵明至所在○正義曰不先書鄆與乾侯一事之中有兩種之意一者非責公之妄一者明公過謬猶可掩也非責公之妄者以君舉必書公在乾侯與鄆臣子當委曲詳錄今輕略不記似若不足可錄然所以非責公之妄也明公過謬猶可掩者被臣所逐出居於外若顯然書之則耻惡尤甚故隱而不書猶若在國欲明公過謬之失尚可容掩也此以徵為明明公過可掩也襄二十八年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徵亦為明明告喪者之過也彼言徵審也審其事知無他故以明其過失也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按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責昭公不是季氏非公也即如服言在前季氏非公不肯釋公所在此年以後方

始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則往年未釋之時不
如在國矣二十七年扈之會范獻子何以已言季氏
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齊晉
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
兆域加之惡諡閔公之事復安在乎○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

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

子西弔子矯送葬在襄十五年○詰起吉反今吾

子無貳何故弔喪共使○使所對曰諸侯所以歸

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

時命隨時共所求○共音恭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敵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

忘其命言不敢忘其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
○御魚呂反註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故邑

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

紼好呼報反間音閑下同紼音○正義曰紼禮
弗輓本又作晚音晚索悉各反○正義曰紼禮
或作紼禮記緇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紼紼是大繩也周禮天子葬用六紼喪大記
君葬用四紼大夫葬用二紼紼為葬之所用是輓索
也按禮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三百人鄭玄云
天子蓋千人也天子諸侯之喪殯于西序而屬紼焉
備火災而輓之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
稷為越紼而行事謂喪在殯踰紼而行祭也周禮大
司徒云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又遂人云大

喪帥六遂之役屬六綽鄭玄喪大記註云。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是綽引一物。從所在而異名耳。禮遂葬必執紼。曲禮文也。鄭玄云。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無其文。游吉。今言之。蓋亦嘗有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記**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記**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記**底致也。音旨。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記**在襄二十九年。**記**慶其至而已。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少卿也。**記**少年少也。印一刃反少。詩照反註同。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少卿行也。

耳。鄭玄以為簡公若在君。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當自行。其言非傳旨也。

夫曰女盍從舊。**記**盍何不也。女音汝。盍胡臘反下同。舊有豐有

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

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記**傳言大叔

之敏。省所景反下同。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

燭庸。**記**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

其徙。**記**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

逆吳公子。使居養。**記**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

即所封之邑。監古銜反。竟音境。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

疆

城養音誘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
 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
 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
 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
 吾疆居良反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若好呼報
 二公子用反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
 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讐謂
 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胄直又反
 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

禹一作羽

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
 不久喪息浪反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
 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焉於虔反播被我
 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
 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
 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滅夷使徐子處

之音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音。員曰：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壬肄本又作肆，以制反。下同。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下文同。亟肄以罷之。亟數也。數所角反。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躒力狄反。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龍反。

襄二至重丘。正義曰：傳言同盟，故書此穀與魯必嘗同盟矣。薛於重丘以前雖數與魯盟，薛伯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者言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

邾史闕文

○濫力其反或力暨反慮音閏又如字

○正義曰公羊穀

梁亦以濫為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為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二傳見其文闕而妄為說耳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其九

反下註放此

我受其無咎

○正義曰言我為子受

為于偽反

其重任其使子必無咎受其貨故保

之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

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

練冠麻衣跣行

示憂感

○出如字又救

季孫至

正義曰練冠蓋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麻衣

當是布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徒跣跣行不履以其

不得事君示已

憂戚之深也

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得也敢逃

刑命

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

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

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雖賜以死不絕其後

○費音秘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二十三

絕不絕至之死。正義曰：此季孫探言罪已之意，不

絕季氏之祀，或更立其子弟，直賜其身死而已。服

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為以死賜之。若賜若弗殺，弗亡

死，卽是不殺。下句何須更言弗殺，弗亡。若弗殺，弗亡

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

以答荀躒。**南反**探他。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國**知

伯荀躒。**音智**知。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

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國**言晉既

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

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

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矣。

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

如河。**國**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

河以自誓。**他**好呼報反。施以鼓反。祧。荀躒掩耳而走

國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

國之難。**國**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

知耶。**與音預**難乃。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怠。子姑歸祭。**國**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

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

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薛伯

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

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

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

古兮反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

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也夫有所名而不知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

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

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

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

疾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

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

人嗣言其尊懲直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

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疆禦之名

邾庶其在襄二十二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

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

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

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去起呂反若艱難其

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

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

奔走猶赴趣也難乃且反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

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真力焉微古堯反

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冒亡北反又亡報反真之或反是以春秋

逆 忘

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

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數數所主反註

同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稱尺婉

而辨辭婉而旨別別婉於阮反婉而辨正義

與微而顯其意一也故杜云辭婉而旨別辭婉則文

微也旨別則義顯也上句微而顯者據文雖微隱而

義理顯著下句婉而辨者辭雖婉順相似而旨意有

殊故重起其文也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

也彼謂諱君惡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

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

裸

日

是

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轉宛轉也

○羸本又作羸

力果反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巳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

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

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

○郢以井反又羊政反應應對之應入

郢必以庚辰

庚辰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

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

庚辰至入郢○正義曰於天文房心尾為大

辰尾是辰後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

郢乃謂日房辰日二辰不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為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曰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為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定四年十一

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

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歷寔四

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

三十一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十一月

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新閏之後且十一月日月在

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為及此月也

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

於辰尾而食辰尾至而食○正義曰東方七宿

首北尾角即龍角尾即龍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

是房心與尾共為大辰故言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

今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是庚午之日日始

此時日月合朔于辰尾而日食也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

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

秦火流

卷之三二十七

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

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

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譎直

譎變至年也○正義曰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於

天日為之食譎譎責也人有咎責氣見於天故譎為

變氣也長歷此年十月壬子朔故庚午是十月十九

日也從庚午下去十二月辛亥朔為四十一日雖食

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為占舍近而取遠自是史

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為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

國故午為楚之位也午是南方之辰火也庚是西方

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當

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耳故知入郢必是

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尅火勝金金以畏

火之故金為火妃夫妻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雖

被吳入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

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

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

○闕口

師徒○正義曰公羊傳曰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按傳

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則闕

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土地

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闕城是也賈逵云昭公得闕

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此取闕為季氏取於公也按

檢經傳公自出奔以來唯齊侯取郟以居公耳未有

公取闕之處安得取於公也且若是季氏奪公無由

得告廟書經故杜以為公取之也四年傳例曰凡克

秋七月

春火流

也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

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

告公公已薨參七南反世叔至已薨○正義曰傳

狄泉尋盟令城成周則此時為盟矣而不書盟者賈

達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按傳文無魯人辭盟

之事其城成周又魯人共城之矣何以言會而不盟

也若以難辭當辭不會身既在會何故辭豈以昭公

在外而欲背盟乎故杜以為不書盟者時公在外未

及告公而公已薨既不得告公故不書於經之按傳

尋盟令城成周則盟在城前猶得書城而不盟書者

晉合諸侯大夫本以城事召之孟懿子將從晉命即

以告公雖會還乃書而已告公訖故得書之其尋盟

之事晉不豫令諸侯大夫既集晉始發意尋盟之事

也

未嘗告公故行還不得書也此云城成周者實未城

也晉人始計功庸賦丈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止

月庚寅裁三旬而畢是明年始城也此未城

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十有二

月已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正義

城成周雖無其日明年乃始城之當在月之將末杜

顯言此十五日者言盟去公薨日近以明未及告意

也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

故於今猶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

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疆居良反史墨

爭爭鬪之爭

史墨

史墨

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

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

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

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分扶問反殃於良反

○此年

○正義曰十一年傳稱襄弘對景王云歲在豕韋言

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

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此十九年耳歲星

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

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為歲星歲

數言數滿此年刺得行天一周三統之歷以庚戌為

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

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

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一以一百四十

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一以一百四十四

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

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千一十八年歲星

加餘得一千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

得一千一百四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

周七個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

起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

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其

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

年歲有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

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

歲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

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

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十二月度至于牽牛初度乃為申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為妄之甚也○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狹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俾本又作卑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

此疏當移在下

二師圍郊至于今○號女謂二至于今○正義晉籍秦致諸侯之成于周而此杜云二十八年者以十二月垂盡去在十二月至周則在二十八年故云也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成也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弛式氏反註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

賊

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

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微古堯反下同

○正義曰杜知作成周為崇文王之德者以上傳云微文武之福即云成王合諸侯

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劉炫以為崇文德之教而規杜非也今我欲微福

賤遠屏晉之力也○蝥賊喻災害○蝥亡○蝥賊

○正義曰蝥賊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蝥食節賊故以蝥賊喻災害也其委諸伯父使

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微張庸功也先王之

升○微張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

靈以為大功○施式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

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

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

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

○勿與音預紓音舒焉於虔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

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衰初危反註同

○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

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五盟

魏子南面○居君位魏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器乎位

衛

春秋左

卷之三十三

衛侯

果

干

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國彪侯衛大夫

彪彼劉反侯音兮然其九反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遊豫馳

驅自恣渝變也譴棄戰反**國**詩大至譴怒正義曰此詩大雅板之

篇刺厲王之詩也詩註以天斷章取意

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國計所當城之丈數也

國計所至丈數正義曰謂周迴遠近之丈數也知者下別云揣高卑度厚薄故也

度高曰揣揣丁累反又初委反度厚薄度待洛反下文及註同度深曰仞仞本又作刃而物土方議遠邇

國物

下役一作丁役

類

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

國量事期

知事幾時畢幾居豈反下皆同計徒庸

國知用幾人功慮財

用知費幾財用書餼糧

國知用幾糧食

尺丈欲反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

國付所當城

也效戶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國臨履其事以命

春秋左

卷五十三

文古同

從公者才用反下同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

玉器音虎琥琥玉器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

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一環一璧輕服

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為虎形也一環一璧

細好之服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肉

倍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受之大夫皆受其

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

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謂

不薨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

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

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謂有

三陪蒲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

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

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

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

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

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

下有變易故詩至為陵三后之姓

注德上林本有在字

於今為庶王所知也。三后虞夏商
從周而上故數此三代三代子孫自有為國君者言其賤者為庶人也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雷乘乾曰大壯。正義曰乾為天為剛震為雷為動天以剛而動動則為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
 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乾為至有雷。正義曰說卦乾為天為君君之極尊者是天子也震為長子其卦云震驚百里聲達百里之內而有震懼之威是諸侯而在天子之上象如君臣易位是天之道也。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

○始震如字一。始震而卜。正義曰震動也懷音身聞音問。
 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名之音武政反。
 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音秘。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適丁歷反。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是以至假。器謂車服也。各謂爵號也。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假人也。言魯君失民是借季氏以權柄。故季火氣。

